

纪检档案

权力场上正与邪的较量

一场触目惊心的「纪检大战」，一场
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用文字讲述震
撼全国的惊天大案。

吴保阳◎著

世界惊世题材
纪检档案

河南文艺出版社

纪检档案

吴保阳◎著

权力场上正与邪的较量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检档案/吴侯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65-155-0

I. 纪…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701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875
字 数	293 000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名家推荐

纪检单位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对老百姓来说,一直都带有相当的神秘感,人们对纪检人员是如何工作办案更是雾里看花般朦胧。《纪检档案》一书的出版,不仅真实地描述了纪检人员是怎样与腐败势力顽强斗争的经过,而且还再现了纪检干部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题材作品。

——王雁 作家

情与法的纠缠,善与恶的对立,欲望与理想的抗争,通过淋漓尽致的表现手法,在《纪检档案》中得到充分的诠释。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阅读快感,无论从职场还是情感的角度去审视这部小说,都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王红帆 编剧

看多了职场上的悲欢离合,这让我觉得《纪检档案》的确是一部具有现实感的职场小说,但它又充满了戏剧性,表面上看似波澜不惊的他们,暗里却总是藏着玄机,在显规则与潜规则的错综复杂中无休止地较量与挣扎……

——忆何飘 作家

纠葛——男和女的痴恋,

矛盾——生或死的抉择。

在这个充斥着诱惑的世界,他们被金钱和欲望驱赶着徘徊在罪恶深渊的边沿,悬念重重,危机四伏。

情和权该如何选择,正义和邪恶最终在哪条路上交锋,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职场小说——《纪检档案》。

——王立 作家

在纸醉金迷的社会里,在如履薄冰的职场上,充满了权力与欲望的权衡。作者通过刻画一个工人走入职场后人性的转变,揭示了在权力欲望中苦苦挣扎的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大案背后的风花雪月,权钱美色的交易往来,小说中处处透露出作者犀利的笔锋,无论在人性情感,还是职场风云,均收放自如,扬抑有度,人物性格刻画细腻深刻,情节扣人心弦,大有让读者欲罢而不能之势。我只能说这是一部成功的职场小说。

——邓德玉 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午夜惊魂 1

- 一 电话录音 1
- 二 风雨玫瑰 9
- 三 许江夜风 17
- 四 夜暗天沉 24

第二章 江畔惊情 31

- 一 那时花开 31
- 二 长风饭店 39
- 三 马到成功 44

第三章 罗江坝风云 55

- 一 家庭琐事 55
- 二 真心真意 59
- 三 雾锁罗江坝 61
- 四 狸中狸 71

第四章 他从海上来 77

- 一 瀚海殇情 77
- 二 潇洒男人 83
- 三 家庭风波 87
- 四 情迷网球场 96

第五章 天上人间 105

- 一 爱的代价 105
- 二 巧遇度假村 107
- 三 政商聚首 110
- 四 暗泣 115
- 五 桑拿密谋 119

第六章 风云变幻 124

- 一 悲心暗伤 124
- 二 喜从天降 127

三 另类投资 132

四 祖孙情浓 135

五 浪漫芬芳 142

第七章 时代弄潮儿 148

- 一 策划旅游节 148
- 二 旧情 150
- 三 美人依旧 154
- 四 两相情好 163

第八章 飞黄腾达 167

- 一 足球下的战争 167
- 二 小试牛刀 173
- 三 移花接木 180
- 四 美食街轶事 187
- 五 海琴大酒店 194
- 六 饭局人生 206
- 七 红粉之情 214

第九章 围狼行动 219

- 一 两种战争 219
- 二 沧桑往事 222
- 三 金融大亨 229
- 四 釜底抽薪 239
- 五 深入潜伏 244
- 六 地产风云 250

第十章 针锋相对 256

- 一 浮华暗流 256
- 二 身不由己 258
- 三 英雄苦胆 264
- 四 酒吧谋策 270
- 五 决战前夕 275

第一章 午夜惊魂

电话录音

天空是灰蒙蒙的,好像被蒙上了一层浓腻的油污,让置身在玫瑰花丛下的方小梅突然觉得头昏脑涨起来。她默默抬头打量着四周,身边每一个空间,每一块触手可及的角落几乎都被有形的无形的阴霾紧紧裹挟着,这令她感到万分窒息。她轻轻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一脸冷漠地伸手掐下一朵开得正艳的玫瑰花。

肖云浦说过,他就是他手心里的玫瑰花,冷艳而又让他捉摸不定。柏向南也曾用过玫瑰花形容过她的美丽奔放,那还是她刚刚进入罗原大学求学的时候,那会儿他还是老干部局的一个毫无实权的局长,可她却几乎是第一眼就毫无理由地喜欢上了这个比她大上二十岁的中年男人,尽管她身边从来不乏排着队追求她的白马王子。

大滴的雨水从她头上掠过,滑落在她脚边的草地上。下雨了。她重重叹着气,仰面望着瓢泼的大雨肆意打落在自己的身上,却没有丝毫进屋避雨的想法。这个时候或许她需要让雨水把自己淋个透才会更加真实地感到自己的存在,她长长的披肩长发在雨水和泪水的双重夹攻下湿漉漉地垂在额头上,挡住了她眼前最后一片光亮,也把她心底最后一片光明彻底掳走。

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柏向南是绝对不会狠下心来要对她下毒手的!她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在她生命里第一次用玫瑰花来形容她的美貌的男人有一天会把她当成眼中钉非要拔去不可。小梅伤心欲绝地痴痴捧着手里被雨水浇灌的玫瑰花看着,心里犹如被吊上了千斤顶,一刻也无法让自己从慌乱的情绪中安静下来。是他把她从一个年少无知的少女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风韵的成熟妇人,更是他让她第一次领略了男女间狂热真挚的感情,他怎么会让肖云浦对她下手?不可能!除非他疯了才会这么做,

可是,现在的柏向南不是一个疯子又是什么?他已经被权力和金钱迷惑得丧失了所有理智,在他眼里,最重要的是他触手可及的名利,而她只不过是个半老徐娘,他又有什么理由会对自己手下留情呢?

她穿过花园顶着滂沱的大雨飞快地奔回客厅,按下录音电话上的放音键,重新听着肖云浦出门前和柏向南最后的那次通话录音,忐忑不安地半跪在电话前的沙发边紧张地瞪大眼睛默默听着。她希望早上听到里面的那段录音只是自己的幻觉,为此她整整待在花园里发了一整天呆,可是从话筒那头传出来的柏向南极富磁性的声音却不断在她脑海中盘旋,令她感到惊悸而又恐惧。她无法抗拒,更无法抵制自己想要再听一遍录音的迫切心情,也许再听一遍,她就能彻底否定自己早上听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了。于是她提心吊胆地紧紧盯着眼前的话机,直到里面传出来“哧哧嚓嚓”的电声流,直到柏向南低沉的语调再次从录音带中倾泻到她耳畔。

“云浦,我交代你办的那桩事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柏向南的语气有些急切,然而小梅却听出他内心的紧张与彷徨。

“柏书记,我……”肖云浦的声音明显有些犹豫,“我……”

“我什么我?你还是下不了决心对吗?”柏向南焦急地嚷着,“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只要她现在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谷子强就不会顺利地找到更多的证据,上面又有老头子顶着,他们就算翅膀再硬,也不能拿我们怎样的!”

“可是……小梅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忍心……”

“你有什么不忍心的?无毒不丈夫,要是现在我们心软,到时候戴上手铐被抓进监牢的就不仅仅是邹慕平了!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再节外生枝,她的问题你一定得尽快妥善地给我解决好了!”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小梅她是不会说出我们的秘密的!她也跟了您那么多年,难道您对她的个性还不了解吗?”

“就因为我太了解她的个性,所以才迫不得已要你这么做的!”柏向南不无心痛地说着,“你以为我让你这么做我的心里就好受吗?小梅毕竟跟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可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谷子强顺藤摸瓜找到她,你保证她能够缄口莫言吗?她是个极易被情绪左右的女人,又从来都是心无城府,要是她不小心把我们的事情捅了出去,到时我们就算长着这个脑袋也不够被谷子强他们砍的!”

“那孔珊珊呢?孔珊珊不也知道您所有的秘密吗?您能够在这个时候把孔珊珊送

出国外,为什么就不能把小梅也送到国外去避一避风头呢?”

“我不是没有想过,可她和谷子强是大学同学,谷子强和他手下的人迟早会盯上她的!她和孔珊珊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孔珊珊只要我给足了钱就可以封住她的嘴巴,可小梅不同,她满脑子装着的都是那一套悲天悯人的古怪念头,好几次她都劝我住手,甚至劝我去自首。你说,要是让谷子强找到她,她能替我们守口如瓶保住秘密吗?”

“我……”

“没什么我我我的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已经快要走上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个人绝对不能再留了!”柏向南坚定地说完这句话便毅然地挂断了电话。电话录音里传出肖云浦近乎声嘶力竭的“喂喂”声,然后便是“啪啪”一下挂断电话的声音。

小梅听得出肖云浦挂断电话时的愤怒和犹豫。刚才电话录音里传出的真是柏向南的声音吗?她仍然疑惑着,会不会是有人假借柏向南的名义给肖云浦打来的电话?她把电话录音又倒回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听着,直到她确定对方的确是柏向南后才颤巍巍地趴伏在沙发前的地板上捂着脸小声地啜泣起来。

他怎么会对自己这么狠心?就因为自己知道他太多不法的事情,他就要命令肖云浦除掉她吗?她悲伤,她难过,她仍然在心底不断替他找着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原谅他这个绝情的决定。“杀人灭口,杀人灭口。”她痴痴地盯着电话默默念叨着,电话那头的柏向南还是她当年认识的那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豪情万丈的美丈夫吗?不,他早已不是过去那个柏向南了,在他逼迫自己为他堕胎的时候,他就已经变了,变得令她感到陌生、恐惧,更让她觉得毛骨悚然。

肖云浦的车子驶进了院内。小梅连忙擦干泪水从地板上爬起身,迅速转身沿着楼梯朝二楼走去。还没等她换掉身上被雨水淋湿的衣服,肖云浦就一脸漠然地踱进了房间。肖云浦望着她扔在地板上潮湿的衣服,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将她一把揽进怀里,俯下头在她额前的长发上深情亲吻着:“小梅,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离开罗原,我们去一个没人能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搅我们宁静的生活。”

“云浦!”小梅轻轻推开他,呆呆瞥了一眼墙上张挂的二人的合影,重重叹口气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罗原,就算死,我也要死在这里。”

听到小梅说出那个“死”字，肖云浦的心突地紧了一下。“我不许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他连忙伸手捂住她的嘴，“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你想抛下我一个人去逍遥快活吗？告诉你，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我就决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在我面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云浦！”小梅感激涕零地定着眼前这个爱她如同至宝的男人，“在你心里，我真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对我来说，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缕阳光。如果没有了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小梅的耳畔再次回荡起肖云浦和柏向南在电话里的通话，柏向南明明命令他除掉自己，在名利和自己的生命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真的能豁出一切来保护自己吗？

“你不相信我？”肖云浦怔怔地盯着她，“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你。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会容许任何人伤害你一根毫发的。”

“要是你不在了呢？”小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念头来，她紧紧盯着肖云浦略带忧郁的眼神，“要是你不在了，还会有谁能保护得了我呢？”

“小梅！”肖云浦心悸地瞥着她，他不知道她究竟知道了些什么，但他能看出她内心的忧伤和彷徨，“下这么大雨，你怎么还到外边去？我跟你说多少次了，要自己爱惜自己，被淋坏了又该感冒生病了的。好了，你赶紧把湿衣服换掉，再去洗个热水澡，我下楼帮你倒杯热水暖暖身子。”

肖云浦说着，便转身往屋外走。

“云浦！”小梅大声叫住了他。她满脸写着悲伤和困惑，哽咽着嗓子质问他，“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公安局已经请你去配合调查了，可你怎么还装得跟个没事人似的？你……”

“你都知道了？”肖云浦微笑着转过身朝她摊了摊手，“我以为这是桩小事，所以就没打算告诉你。”

“是因为柏向南的事情吗？”

“不是。你知道，前段时间邹慕平和田海琴夫妇的案子搅得罗原满城风雨的，公安机关的人不知听谁瞎扯，说我和他们两口子走得很近，所以就叫我去问了些话。你也知道，我和邹慕平两口子只不过是普通的朋友，既没有生意往来，更算不上知心故交，

他们只是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见问不出什么来,就放我回来了。”

“真的不是和柏向南有关?”小梅手里紧紧攥着那朵耷拉着的玫瑰花,“云浦,你跟我说实话好吗?事情是不是已经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真的。我没跟你说假话。你要相信我,也要相信柏向南,他是罗原的一把手,就算上头有人真想动他,也不是轻易撼得了的。再说,我又没做过什么坏事,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那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要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呢?”小梅紧紧皱着眉头,“你以为带我离开这里,我们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吗?不,云浦,柏向南已经疯了,他不会放过你和我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到公安局自首,揭发他所有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否则,摆在我们眼前的就只有一枚青涩的苦果了!”

“你说什么呢?是不是被雨淋感冒了,发烧烧糊涂了吧?”肖云浦走上前,伸手轻轻抚着她的额头,“还真有些烫。好了,你别说了,快去泡个热水澡,我赶紧下去给你倒水去。”

“云浦!你就不能别再替柏向南做事了吗?”小梅情绪激动地拽着肖云浦衬衫的袖子,“你替他做的那些事,公安局调查不出来,难道我心里也没数吗?云浦,别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明天我就陪你到公安局自首去,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过着那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了!我的良心会不安的!”

“小梅!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平常你也不是这样的,难道你希望我和柏向南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你才高兴吗?”

“不!不是这样的!云浦,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梅痛苦地盯着肖云浦苦口婆心地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柏向南会毁了你的!云浦,你听我说,这些日子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替你担惊受怕中度过的,一想起邹慕平被公安机关抓捕的画面,我就头痛欲裂。你帮柏向南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一旦东窗事发,你该拿什么替自己洗脱罪名呢?”

“我说过,我没有犯法!也从来没干过任何犯法的事!”肖云浦愤懑地瞪着小梅斩钉截铁地说,“我和柏向南的合作都是在法律允许下的正当生意,纵然柏向南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公安机关也决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就把我逮走的!小梅,难道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我了解!我当然了解!可是……”小梅剧烈地摇着头,“我知道你是个耳根子极软

又极其爱面子的人,而且你对柏向南对你的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我……”

“是,我是感激柏向南对我的知遇之恩,但这难道也会成为我帮助他干不法勾当的理由吗?小梅,你要相信我,越在这个时候,你就越应该理解我,信任我,不是吗?”肖云浦紧紧握住她的手,目光如炬地盯着她紧蹙的眉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向你保证,那些违法的事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的,无论是柏向南还是公安机关,他们都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那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要带我离开罗原?你想逃避什么?”小梅紧紧逼问着肖云浦,“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继续对我隐瞒下去吗?”

“我真的没有对你隐瞒什么。”肖云浦把小梅紧紧搂在怀里,在她面颊上重重吻着,“我爱你,我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的。梅,我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可我为什么要走呢?”小梅从肖云浦怀里挣脱出来,嗫嚅着嘴唇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云浦,你到底在怕些什么?有什么事值得我们要突然离开罗原呢?”

“我只是过腻了在罗原商界尔虞我诈的生活,我觉得这种日子让我感到窒息,我喘不过气来。小梅,真的,只要你愿意,我立马就可以带着你到美国,或者到非洲定居,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回到罗原这个伤心地了好不好?”

“不好!”小梅一屁股瘫坐在床边,她已经对肖云浦失望了。他还在对自己隐瞒所有真相,他对自己到底还要继续撒谎到什么时候?她绝望地摇着头,“云浦,你太让我失望了!到现在你还在骗我,难道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记者,你认为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记者无法知道的吗?柏向南还在周宁区担任区委书记的时候,那桩真集资假引进外资的开发案难道不是你在背后帮着他操控的吗?这些年你帮着他做了多少不法勾当,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

“你在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肖云浦盯着小梅,耷拉下了脑袋。

“你还要骗我?”小梅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份厚厚的打印材料,扔到肖云浦手里,“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些年你都是怎样帮助柏向南干那些违法勾当的!”

“你……”肖云浦颤抖着手翻开一页一页的打印材料,面色由白变红,又由红转白,随着“啪嗒”一声巨响,他手里的材料又被他重重扔到了小梅脚下。肖云浦狠狠瞪着小梅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你竟然调查我?你……”

“你清醒清醒吧，云浦！要是这份材料被公安机关拿到，你这一辈子就全毁了！”小梅边说边俯下身子捡着散乱了一地的打印材料。

“你还捡它做什么？”肖云浦连忙蹲下身从小梅手里抢过打印材料，顿时便将它们撕了个稀巴烂，“你这是打算拿着材料到公安机关检举揭发我吗？”

“我要是想检举揭发你，还会把这些东西拿给你看吗？云浦，听我的话，上头已经开始对你产生怀疑了，你还是去自首吧。你知道，中国的法律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是你还执迷不悟，邹慕平两口子的下场迟早会临到你的头上！”

“不可能！你这是白日做梦！我死也不会去自首的！”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为我好？你要真为我好，就赶紧收拾收拾，我们明天就直飞香港，然后从香港去美国！”

“躲？躲得了一时，躲得了一世吗？”小梅痛心疾首地盯着他，“要走你自己走，我是不会跟你走的。我回塘北，奶奶还需要我照顾的。”

“奶奶？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你奶奶？刀都架脖子上了，要是再不走，纪检的人迟早会找到你门上来，以你跟我和柏向南的关系，你觉得你能把自己撇清了吗？”

“我没有犯法，我也相信中国的法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对公正的。”

“不！不行！我决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罗原的！梅，你会有生命危险的，相信我，我不会害你的。我要带你走完全是为了你好，我不能看着你被……”肖云浦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被怎样？”小梅失望地摇着头，“你下不了手，对吗？”

“什么？”肖云浦突然瞪着眼睛盯着她，“你说什么？”

“我说你对我下不了手，对吗？”小梅苦笑着，“我知道，如果你想杀死我，简直易如反掌，可你还是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你才要带我离开罗原，是吗？”

“我……小梅……”肖云浦下意识地盯了一眼楼梯口，“你……”

“是的，柏向南打来的电话被录音了。你出门的时候忘了取下那盘录音带了。”小梅轻轻咬着嘴唇，“他让你杀了我以绝后患，可你下不了手。”

“你都听到了？”肖云浦紧张地盯着她，“小梅，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也决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的！”

“你打算跟柏向南撕破脸吗？如果你不杀我，他会放过你吗？”小梅脸上仍然挂着

一丝苦笑，“他连自己曾经的女人都可以狠下心来下毒手，还能把你这枚棋子留到最后吗？云浦，你别傻了好不好？如果你真心为我好，你就应当去公安机关自首，把柏向南所有不法的事情都统统交代清楚，那样，他就永远也无法再伤害到我們了！”

“不！我办不到！我不能让自己的下半辈子就在铁窗之下度过的！小梅，你听我说，咱们去美国，把这里发生的一切不痛快都统统忘掉。我们重新开始，我们还会像从前那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

“可我的良心会不安的！云浦，我说什么也不会跟你走的。要不，你就遵照柏向南的吩咐杀了我；要不，你就去自首。摆在你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要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

“你别逼我！”肖云浦痛苦地双手抱着脑袋，瞪着小梅歇斯底里地嚷着，“如果你铁定心不肯跟我走，那我也只好……”

“来吧！”小梅闭上了眼睛，端端正正地坐在床边，“床头柜上放着一把水果刀，你用它捅死我吧！”

“小梅！”肖云浦浑浊的泪水顺着他发福的面庞漫溢了出来。他抬起头，一眼就瞥见放在床头柜上那把锃亮锋利的水果刀，嘴里喃喃地念着：“你别逼我！你别逼我！”

“我不逼你。也许我死了才是可以得到最终解脱的途径。云浦，不管你作出怎样的决定，我都不会怪你。不会。”小梅紧闭着的眼皮下也渗出了两行晶莹的泪珠。

肖云浦慢慢逼近床头柜前，突地将水果刀抓了过来紧紧捏在手心里：“小梅，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的。跟我去美国，我会让你下半辈子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一定不会食言的！”

小梅没有说话。她静静地端坐在床边，嘴边露出一丝痛苦的微笑。

肖云浦举起水果刀慢慢靠近小梅的脖子。水果刀上那股沁人的冰凉让小梅的心一下子凉到了极点。但肖云浦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把水果刀重重砸在地板上，用皮鞋在上面狠狠踩着，脸上挂着极度痛苦的表情。

小梅轻轻睁开眼睛，为自己的懦弱和肖云浦的痛苦而难过着。“云浦！”小梅泪眼潸然地盯着他，“去自首，好吗？”

“小梅！”肖云浦再次把她紧紧搂在自己怀里，“我爱你，我不会伤害你的。小梅，原谅我，原谅我刚才的冲动，原谅我不理智的行为对你造成的伤害。答应我，我们走，走得远远的，走到一个谁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好吗？”

“我说过，我不会跟你走的。”

肖云浦充满希望的热切的目光突然变成了一种令人惊惧的冷漠。“那我就只能按照柏向南的吩咐对你下手了！”他发了疯似的对着小梅怒吼起来。

“你想做什么就动手做吧。”

“我！梅，你真的就不肯跟我合作一回吗？蝼蚁尚且偷生，你就真的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吗？”

“我只求良心安宁。要我背负着沉重的良心包袱跟你去亡命天涯，我一辈子也不会高兴起来的。”

“那你就这样逼我吗？”肖云浦一把推开她，噌地一下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梅，别逼我，你真的不要逼我！”他捏紧拳头狠狠砸到墙上：“我可不想跟邹慕平一样，我决不会让自己步他的后尘的！”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楼下传来。肖云浦立即走下楼去。小梅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彷徨和心慌意乱，他并不想伤害自己，这一点她是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的。可是如果他还执迷不悟下去，她又该怎么拯救他呢？她不能再让他替柏向南继续做那些不法的勾当了，不管是为了谁好，她都不能让他滑向更深的罪恶深渊。

二

风雨玫瑰

肖云浦接完电话后就开着车子匆匆出了院门。

天已经黑了下来。小梅坐在房间里，呆呆盯着被自己撕成一片一片的玫瑰花，眼前闪过柏向南英俊而充满魅力的面庞。曾几何时，那张清新迷人的脸庞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攫取了她如花般清纯美丽的少女之心，可现在，当所有人都为她惊叹的那副姣好的面容不再年轻之际，那颗曾经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柏向南的芳心也正如同她手上的玫瑰花一样，被柏向南撕成一片粉碎。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小梅坐在阶梯教室的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和那些还不熟悉的同学们一起倾耳聆听市政机关派来的考察团队的成员向新入校的学子们作着演

讲。

来作演讲的大多是些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作着一贯的老生常谈的枯燥报告，令同学们个个听得昏昏欲睡，几个小时的汇报演讲如同一场对牛弹琴的盛会，永远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台上讲得唾沫星子四处纷飞，台下却是各自做着各自的小动作，学生们可不买那些老头子老太太的账，照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着。

坐在小梅旁边的是和她同宿舍的同学彭娟，也是她入校后最为贴心的知己。彭娟掉过头盯着小梅，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漫不经心地抱怨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让我们来听这种老掉牙了的报告，从小学听到中学，又从中学听到大，听得我耳朵都生茧子了！你看，台上作报告的清一色都是花白的头发和布满褶子的脸，看得我今天都没食欲了！”

小梅瞟着彭娟轻轻笑着：“作这种报告哪会有你梦中的白马王子出现？”

“所以我才说这种报告还是少安排我们听的好。”彭娟正埋怨着，忽然随着一阵雷动的掌声响起，她的眼睛也突地亮了起来，“小梅，你看！”她轻轻拽了拽小梅的衣袖，“你看台上刚刚上来一个大帅哥呢！”

小梅仍然轻轻笑着。她顺着彭娟的目光朝台上望去，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你看那男的长得多精神多有气质！”

“可就是年纪都能当你爸爸了！”小梅取笑着彭娟，“看样子，他至少也四十岁出头了，还大帅哥呢！”

“总比那些白头发的老头子强吧？”彭娟沉浸在她自己的兴奋中，仿佛台上正作着报告的中年男人就是她梦中的情人一样，“你看他最多也就四十多岁，正当盛年嘛！现在毕业了的女生都流行找四十多岁的男人当情人，又成熟又有风度，还知道疼人，也没有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样一脸的青涩，倒多了几分沧桑与魅力呢！”

“你不会爱上人家了吧？”小梅轻轻咬着彭娟的耳朵笑着。

“爱情是自由而伟大的，要是他愿意，我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彭娟“哧哧”笑着，“你看他长得多帅！虽然已经年届中年，可那气质，那肤质都好得没法说的，要是能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我就算死也心满意足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你也不害羞！当着人家的面就说这些！”小梅轻轻拉了拉彭娟的手，“不过说真的，他倒真是长得挺英俊的，就是年龄大了些，要不我倒可以替你们当一当红娘！”

“我才不稀罕你当红娘呢！现在流行毛遂自荐你不知道吗？”彭娟嘿嘿笑着，“好了，死丫头，你别拽我了。瞧，他刚才端起杯子喝水的样子多潇洒，轻轻的，酷酷的，简直迷死人了！”

小梅放开拉着彭娟的手，抿着嘴偷偷笑着。她不禁朝台上那个正即兴作着演讲的中年男人多看了几眼，说真的，他倒真不失为一个风流倜傥的美丈夫，高颧骨高鼻梁深眼窝双眼皮，一笑起来就露出一排整齐白皙的牙齿，不胖不瘦的身材，乌黑浓密的头发，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健康迷人的气息，那魅力比时下最当红的电影明星也不逊色。

“知道他是谁吗？”彭娟喜不自胜地向她低声介绍着，“他叫柏向南，是老干部局的局长。你知道老干部局的局长是干什么的吗？就是管着那帮离退休的老干部的，你说，那么多老干部都归他管，他的官当得该有多大？要是能认识他，以后我们毕业了要求分配工作也能分到一个好的去处的。”

“就你想得远。”小梅笑盈盈地听着彭娟的介绍，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台上柏向南的面庞。那张充满迷人气质、热情洋溢的俊美面庞深深吸引了她，她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他姓柏？柏树的柏？”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彭娟。

“你没看到台上牌子上写着吗？看你那双迷死人的大眼睛，眼神怎么就不好呢？”彭娟一边回答着她的问话，一边紧紧盯着柏向南，“你说天底下怎么就有这么英俊的男人？为什么这些英俊的男人就没让我碰上一个，就算碰上了，人家也是早就都成家立业了的呢？”

“那就要怪你的命不好了。”小梅笑着说。话刚一出口，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脸被一种充满希望与激情眼神给攫住了。柏向南正紧紧盯着她俏丽的面庞仔细打量着，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可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灼热的目光停留在她面庞上的那一瞬间，整个脸刷地红了起来。

“小梅，他刚才看我了呢！”彭娟兴奋地拉了拉她的手，“幸福死我了！我从未想到那么英俊潇洒的男人居然会对着我看了一眼！要是他能整晚都这样盯着我看该有多好啊！”

彭娟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小梅却把头低得不能再低。她好像意识到柏向南刚才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会说话的东西。他为什么会盯着自己看了那么一小会儿？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不，她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女学生，贵为老干部局局长的

柏向南怎么会注意到她呢？就算他曾经盯了她一眼，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罢了，于是她又轻轻抬起了头，按捺不住地偷偷朝柏向南看了一眼。

柏向南的目光再次和她的目光交织在一起。这一回，他的目光在她的面部几乎停留了差不多有一分钟，可他仍然用他那独特的充满磁性魅力的声音继续谈笑风生地向同学们作着可以称得上是那天最为精彩的一场演讲。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久久不愿离去，她的心也跟着紧了起来。他真的是在看自己，他在成千的学子中注意到她的美丽和她的与众不同，难道他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故事吗？小梅想到了自己最喜爱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想到了琼瑶笔下的那些浪漫爱情故事和小说中的痴情男女们，难道她和柏向南之间也会产生一种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旷世奇恋吗？

她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几乎是在一瞬间便对这个比她大上近二十岁的男人有了一种特殊的好感。她又把头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方，直到站在她身边过道里的老师把一捧夹杂着玫瑰的鲜花交到她手里时，她才在热情如潮的掌声中手捧鲜花晕乎乎地走到台上，把那捧鲜花献到刚刚作完演讲的柏向南手里。

柏向南从她手里轻轻接过鲜花，微笑着朝她做了个俏皮的鬼脸，又当着所有师生的面从鲜花里抽出一朵火红的玫瑰塞到她手里：“这位同学，谢谢你给我献的这捧鲜花！你是我今天见到的最美丽的女学生，就像我手里这朵火红的玫瑰一样，娇艳、美丽、热情、大方，所以我就借花献佛，把这朵玫瑰送给你，希望你每一天都是最美丽的。”

小梅几乎是受宠若惊地接过柏向南塞到她手里的红玫瑰。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心仪的男人会当着众人的面夸赞她长得漂亮，并在众目睽睽之下送给她一朵火红的玫瑰。都说玫瑰是爱情的象征，柏向南送她玫瑰是在向她暗示什么吗？她呆呆地捧着玫瑰走向自己的坐位上，尽管作完报告后的柏向南因为公务缠身提前离开了会场，可她的心却仍然停留在刚才的那一瞬间久久不能平静。他就是当着大家的面跟她搞了个小小的恶作剧而已，她轻轻对自己说。那么完美的男人是不可能属于她的，她只是一个从塘北乡下来的稚气未脱的女孩子，那个有地位的男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留意自己，更不会喜欢上自己的。就是一个巧合，一个偶遇，一个逢场作戏的游戏，这一切都是当不得真的。

她轻轻攥着手里的玫瑰花，眼前浮现出柏向南那张柔情蜜意的面容。他说她是最娇艳的玫瑰花，可现在他却要亲手毁了这朵玫瑰，他就真的忍得下心肠来对付自己